

後村先生大全集

二九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十六

啓

上傅侍郎

負愧平生誦了翁之責沈不圖今日逢老子之度闕
公方與造物者游我欲順下風而請竊以士苟有志
皆知名節之可尊生不同時每恨先賢之已遠覽范
滂之傳至太息以興思聞杜喬之風想生氣之猶在
至若嗣正始諸公之絕唱主過江多士之齊盟蓋凜
然尚有於典型乃前此未承於謦欬良以服膺之切
非為炙手而來恭惟某官一代宗師三朝壽雋精忠

諒節可居周堪劉向之間謹論危言不在陸贄陽城
之下頃簪諫筆垂秉事樞而乃預憂十常侍之弄權
厯指七貴人之盜寵一壑徑歸之甚勇六丁力挽而
不回政坐名高未許卷之避世假令耄及猶當杖以
造朝况才之壯而意之新年彌高而德彌幼聖上放
綠綈之召國人跣赤烏之還既彷徨恤宗周之憂尚
終始抱東山之志舉世之人皆濁惟我獨清天下之
父來歸其子焉往願趣蒲輪之入徑躋鼎席之求伏
念其實類癯儒名為曹子讀書萬卷頗馳騁於古人
泣血三年盡變移其舊質憂哀憤恙之所侵蝕疾疢

思慮之所耗昏何辜於天亟奪其父素琴絃絕誰憐
中散之孤鄰笛聲哀忍誦山陽之賦敢意高賢之雞
絮尚臨委巷之雀羅得非憫泉下之人苦常忝座上
之客危衷易感悲涕無從頃瞻紫氣之來念挾景星
之覩惟先生長者寔晚學之指歸矧大父老人有向
來之雅素倘或予互鄉之潔必少慰若敖之魂進之
於琴瑟書冊之前誨之以洒掃應對之序縱未窺於
閭奧終不畔於門墻誓墓之餘非敢望山公之啓事
摳衣以進所冀聞夫子之文章

賀制置李尚書

昕庭出命天塹宣威九十年王氣鬱葱莫重居番之
寄數千里風寒險要盡提表裏之封疏榮冠學士之
班洎吉建元戎之轡名聞醜虜勢在本朝竊以冠萊
公之鎮北門契丹伏而望重范文正之理西夏元昊懼
而瞻寒使方面隱然有人則吾圍坐以無事在昔建
業寔今陪京清宮之侍翠葉督軍而假黃鉞綠沈金
鎖帳環百萬之精兵帕首腰刀庭列諸屯之大將近
者之事異乎所聞削階級之常儀講苞苴之私覲屈
主帥節旄之重接偏裨杯酒之歡避廉頗而引車嘻
其甚矣驕灌夫而罵坐誰之過歟是必清德足以伏

其貪憚之心威名足以折其桀鯨之氣使元和愬武
郊迎裴度之來若南渡張韓羅下魏公之拜庶紀律
嚴而名分正號令一而賞罰行此雖書生之大言可
裨幕府之末議况江左一隅之生聚恃淮南兩路之
遮蔽今也久虛曠土而不耕多築空城而難守逃亡
竊發或保光豐之間覘謀不明莫知泗壽之事遣聘
屢通於亡虜閉關不納於流民凡此數端言之短氣
肆天子奮英明而推轂而我公亦慷慨以登壇方恢
宗祏之遠圖非講門闌之私賀恭惟某官名滿九牧
氣塞兩間文武有威風縉紳無出其右緩急屬大事

社稷所恃以安勛名著於納刀討賊之時謹論見於
正色立朝之日畫江絕棧校小孫劉之規模富國強
兵鄙夷筦晏之功利言言大義凜凜精忠人方歛弭
狄之謀公獨抗出師之表幣皮犬馬珠玉何異借寇
兵而資盜糧箠路籃縷山林方當做國人而討軍實
朝廷重於九鼎君相倚如太山寶帶萬釘已峻真文
昌之拜牙旗十丈有光大元帥之行奉壽母之潘輿
携諸郎於謝墅覽前古六朝之形勢陋過江諸人之
經營何止問冶城而訪新亭不必築濡須而守渦口
龍蟠鍾阜行將扈蹕以東巡馬飲長江永絕投鞭而

南下少試平戎之策遂成闢國之勳
兵事節度付公
允藉中權之整天下安危注意方當
左轄之虛環召
繼來袞歸不遠某早依儉府久出膺
門上光範之書
初無夢想誦子虛之賦屢荐姓名力
啟化鈞使霑祿
米土思方切誰復憐莊烏之吟豪氣
雖衰未忍作楚
囚之泣公方絕旂常之成績僕亦思
竹帛之附名非
敢為栖栖乞食之容庶小施颯颯草
檄之手斬名王
而豐鼓縱莫隨瀚海之師鐫大字以
磨崖請維作活
溪之頌

謝制置李尚書

視師江面方宣閩外之威試吏邊頭驟玷幕中之選
未條陳於半策已刻上於辟書恩大難酬人微勿稱
敢贄一牋之陋借干六轡之嚴竊考自昔王公之門
每叙一時名勝之士應劉在鄴鄒馬游梁况將圖不
世之功名自必合衆人之謀智烏大夫旣召石處士
復致溫生之材裴晉公已用韓退之兼採伯耆之策
或聘由岩穴或奮自布韋在上者極東拔之公在下
者無附麗之貶誠以其人之賢否係乎此府之觀瞻
倘無補事功何取座上客之滿如不工詞令或為帳
下兒所輕由此論之艱其選矣如某者志雖刻苦材

極濶疎十載光陰盡消磨於紙上千年治亂空感慨
於胷中老校退卒之所見聞敗裘羸馬之所經歷洴
邊憤激亦嘗妄論夫兵機許國慷慨未忍忘情於世
事會元帥大開於幕府而諸賢畢入於禮羅虎嘯風
從鶴鳴子和孰不動彈冠之喜乃特煩斡簡之呼寘
嘲矧是妄庸暗於機事草陳琳之檄思若鈍遲吟王
粲之詩語多悽惋非有絲毫之實用恐孤矧翼之深
恩茲蓋伏遇某官身荷安危資兼文武漢廷惟汲黯
他人等乎發蒙江左有夷吾諸賢為之收泣出臨方
面則軍情帖伏入對便朝則天語寵褒威行而草木

知名令下而旌旗变色初開玉帳首築金臺惟藻鑑
之下素明故履屐之間皆當終慙兄瓌亦忝招徠某
敢不克骨銘知戴星赴辟雖風聲鶴唳莫輸微力於
行間然狗吠雞鳴願竭小忠於門下

謝傳侍郎辛著述啓

瞻耆英於洛社嘗聽緒餘薦墨客於漢廷誤蒙印可
常恐終身之抱璞乃逢具眼之賞音誼重虛枯感深
出涕竊以洙泗之盛始分設教之科漢唐以來代有
能言之士然晁董名儒而不免科舉之累若燕許大
乎而惟工臺閣之辭才之難全古所共歎暨我本朝

之盛際森然諸老之名家六一之文唱於漢東宛陵
之詩鳴於慶歷未幾一變遂宗王氏之新經厥後橫
流則出江江西之宗派正大之理破於穿鑿渾厚之
體溢為尖新有如命世之宗工方紹斯文之正統豈
伊孤陋亦玷品題伏念某家故為儒幼嘗承學善和
書卷頗窺上世之舊藏杜曲桑麻粗有先人之薄業
自執手周南之後多臥疾漳濱之時念頃為舉子之
詞章屢不合主司之程度既無用於斯世遂專攻乎
古文凡匱銘鼎識之聲牙若冢刻山鐫之奇怪大易
之繫閔睢之亂太史所錄離騷所吟足馬揚州動戍

鼓城笳之感蹇驢鍾阜多故宮廢苑之游每發於羈
旅行役之間未晚乎山林草野之氣尚恐俗人之竊
笑云何哲匠之見推謂其有記覽之功憐其抱刻苦
之意期之以討論修飾之事借之以溫潤典裁之褒
知已則深揆才不稱茲蓋伏遇某官名塞宇宙識窮
天淵標致萃于山嶽之高文詞協乎六律之正聞諫
議之伏閣願拜陽亢宗論公孫如發蒙獨憚汲長孺
及有百篇之論疏退無一飯之忘君奧從為綠野之
游了不作黃閣之夢獨有憐才之念一未嘗棄士之
寸長某敢不激烈銘專精講學文章小技敢於世俗

以求名節誼大賢願以師門而為法

賀安宣撫除少保

渙發麻詞晉登棘位于蕃四國方宣禦侮之威茲曰
三孤爰侈褒功之典光生閭鉞喜動坤維恭惟某官
雅量崇深雄姿高邁當公孫之竊帝介於一隅微管
仲之尊王吾其左社一日復西陲之士十年熄南下
之塵氣吞朔庭勛在盟府會窮寇犹思於獸鬪而諸
賢乃狃於燕安舊德重宦歿於黃吻年少精兵巨屏
屬之白面書生舉列聖中興已畫之疆與昔人百戰
必守之地壞如裂瓦危甚象旗非天子急起公而用

之則國家遂失蜀也久矣司徒納刀而戰士盡奮呼
令君免曹而來賊皆環拜雋功成於漏刻危機定於
談事難於乘崖拊定之功力陪於忠獻經營之日昕
庭讀冊超陞亞保之崇舊鎮建旄增重元戎之寄入
則弼一人於廊廟出則護諸將於方隅以十萬節制
之師當百年衰盡之虜方叔率止孰不觀元老之猷
召公主之古所謂二伯之任屬茲虛左行矣處中某
方喜杜門未由賀厦携白木之鐸力課耕鋤登黃金
之臺竟孤聘召嘗萬里通蚕叢之使廼二期無雁足
之音每中夕以激昂悵流年之晚晚義旗西指縱難

効力於行間衮衣東歸猶冀望塵於道側

賀傳諫議休致

出褒縉賢抗章謝事儵然遠引屢辭加璧之招浩乎
莫留竟遂拂衣之志名光竹帛喜動林泉竊以仕止
之間雍容者少永叔悟閔弓之害由此乞身祁公懲
一網之危退而請老至若朝廷寶之如龜玉國人仰
之猶鳳皇有園林鐘鼓之娛無風波井甯之迫曰貴
曰壽未能或之先何嫌何疑致為臣而去共惟某官
古之遺直王之蓋臣當馬邑之謀始開首云勿擊使
延英之諫見聽豈不太平由平生言論風旨而觀皆

當世理亂安危之故白頭一節堅卧十年公雖勇於
入山士尚遲其出岫今也深惟可止之義奏疏益頻
若執宜休之言詔書莫奪卓哉此舉近者所無使君
相重名節之人為國家唱廉退之俗諸郎鼎貴並行
阜蓋之春甲第錦歸重話烏衣之舊品題乎一草一
木倘徻乎某丘物外之趣轉深天下之望愈重歸然
下國獨餘一老之存賢哉大夫可維二臣之去
某屬方歸隱竊喜遺榮聞濁世之橫流聞清風而起
朝無耆舊孰能乞孔幾之留身是散人或可供老
聃之役